

# 大河湾



雪后湖光 韩立 摄

## 诗笺

### 解佩令·看望老政委

□刘存社

从戎塞北，  
田君政委，  
关怀备至。  
气候严寒，  
整衣相赠。

关心厚爱，  
归乡送别，  
何时敬谓？  
卅年思、夜深难寐。  
直去沧州，  
雨滂沱、身心忘惫。  
喜相逢、泪潸欢慰。

### 走在雪地里

□刘智杰

其实，更多时候我在犹豫  
究竟是敞开心口  
还是裹紧大衣  
北风呼啸擦过耳畔  
暖意蜷缩在屋内的火炉  
呼吸的寒气掠过双眸

远处的枝丫上  
几只麻雀扑棱着双翅  
惊落了积雪  
我想，我还是敞开心口  
迎接迎面的北风  
那一阵清凉的寒意  
足以吹散积攒许久的阴郁  
也许春天就在前方

## 随笔

### 忆雪三场

□张惠芹

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无与伦比，大寒的前一天，老天爷洋洋洒洒地地下了一场大雪。每一次下雪，那些关于雪的记忆都会涌上心头。

大雪的记忆在小时候。孩提时代的冬天，屋檐下垂着长长的硬硬的冰锥，院子里、屋顶上都是雪，村里道路甚至远山，都是一望无际的白雪，白得发光。我们流着鼻涕，穿着厚厚的妈妈牌棉衣、棉裤和棉鞋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小手和脸蛋冻得通红也丝毫不会影响快乐。

温暖的雪天记忆，是在高中。周六下午，我和同村的女友小骑着自行车回家。然而，一场大雪已将道路厚厚掩埋，根本看不清到底是回家的路，还是坡下的麦田。我在未知的“路上”探索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摔倒在田地里。刚摔倒时，我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完全懵了。发小把我连拉带拽从厚厚的雪堆里拉起，身体是冷的，眼睛是雾的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起来的，那一刻，想回家的心已经达到了顶峰……

推开家门，妈妈做好了饭菜，屋里暖烘烘的像是在春天里。妈妈说：“回来了？洗手手吃饭。”我不争气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。以后的无数次，我都会反复想起那场雪，那次回家的路，那不会再重来的温暖的记忆。

关于坚守的雪天记忆，在我下乡的那一年。快到年底，各项工作都来扎堆，报表、汇报、检查、走访，一个字：忙！一次周五返城，周六、周日连下两天鹅毛大雪，去往村里的路又陡又滑，还有很多弯道，路边就是深沟，大家心里都发怵。陡坡上雪滑难走，车子熄火，防滑链也在此刻“熄火”，车子往下滑，我们一行四人使劲推车，脚底打着滑，嘴里冒着热气，喊一声鼓励一声，使劲一次希望就多一次，终于将车推上了坡，正常到村开始工作。后来我们都会后怕地说起这次雪天推车前行的经历。

记忆里的三场雪，与快乐童年有关，与亲情友情有关，与坚守有关，与温暖的记忆有关。其实，生活处处有情，只是这雪天，更赋予了它别样的滋味。

你的记忆里，有几场雪飘过？

## 散文

# 冰雪世界的璀璨与童真

□王俊民

绛北大峡谷是一处融游赏、观景、休闲、餐饮于一体的灵秀之地，成为一方康养胜地，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周边县市游客前来打卡。我曾数次到访，其“春如梦、夏如翠、秋如醉、冬如玉”的四季风华，深深烙印于心，凝成记忆里一幅幅静谧而绚烂的画卷。

受友人相邀，参加冬日采风，令我格外期待。车至景区大门，一下车，便有一股清冽寒气迎面袭来，恍如峡谷向我们致以凛冽而庄重的问候。

车子缓缓往里开，直往冰雪区驶去。怕冷的游客正畏畏缩缩陆续到来，从门口到九莲潭，往常热闹的水路，此刻稍显安静。车窗像缓缓展开的卷轴：河水在冰缝间静静流淌，湖面盖着雪，像睡着的镜子。夏天的游船、水上玩具都依偎在岸边，仿佛也在冬眠。山褪去了绿，草木稀疏的，透着一种干净的萧瑟。冬天的峡谷，依然静美，它不喧哗，却让你看得更清晰。

车抵九莲潭，我们下车步行。刚下车，便被眼前景象摄住心神：一堵长约10米、高约六七米的冰壁巍然横亘于谷间，宛如天然玉屏，泛着淡淡青碧之色，莹澈似琉璃，雄伟

中透着高贵，恍若龙宫的照壁。

沿着被装饰成五彩斑斓的九莲潭廊道徐徐前行，左侧河道或流水潺潺，或冰雪覆盖，右侧山体皆披冰甲，琼雕玉砌。纵目望去，山麓之下尽被冰雪覆盖，冰瀑垂悬百余米，连绵如练，气势恢宏。细观其态，则千形万状，生动成趣：或如灵猴嬉闹，或似罗汉静坐，或若莲开并蒂，或仿仙袂翩跹……“冰清玉洁”“琼楼玉宇”“珠辉玉映”诸词，不由浮现脑际。

河道一处跌水景观，清流自石隙冰覆间潺潺而下，琤琮之声宛若琴韵，教人疑是春回雪融之时。

走过鱼鳞坝，我们踩着石墩到对岸，站在公路边回望。整条冰河展开在眼前，对面的雪山冰景遥遥相对，静得像幅水墨画。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，忽然看到一簇簇梅、杏、枫树，点点色彩跳出来，顿时觉得整片山谷都活了。冰河上摆放着各种游乐设施，想想若是孩子们在这儿，该有多开心。

据陪同的景区工作人员介绍，冰瀑造景看似简单，实则艰难——需于高空架设管网，以水雾喷洒于山间灌木与人工钢架之上，滴水成冰，凝结奇观。其间技术须极为精微：水流急则冰挂难成，缓则管道冻裂，须从头再来，分寸

之间皆是功夫。

遥望对面山崖，可见细密水雾正自管中轻洒，阳光下晶莹闪烁，璀璨如梦。

凝视这轻柔如烟的水雾，我忽然联想到绛北大峡谷的创建者，他们亦如这涓涓流霰，将心血默默倾注于此，并非所有付出皆见即时之功，一切成果亦可能因洪水或天灾而须从头再来。但这里安置了乡民就业，促动了三产融合，更悄然带动着一方水土的发展……

绛北大峡谷所塑造的，不独是一处景区，她更提升了绛县的知名度，丰润了这方土地的文化意蕴，为外界打开了一个走进绛县、读懂绛县、爱上绛县的窗口。

此后，我们又漫步石鹅古村，走过玻璃桥，瞻仰佛手景台。所到之处，冰雪装点之下，人工与天工浑然交融，磅礴亦不失婉约，壮美中透着精致。我们跨桥观景，佛手留影，堆雪人，荡秋千，似乎又找回了儿时的童真。

尽兴而归途中，众人轻语交谈，多有感慨。窗外夕阳西下，暮色渐合。心中却仿佛仍映着那片冰清玉洁的山谷，清亮而温存。

## 最伟大的光

□陈晓宙

有些人，一生站在尘埃里，却把所有人托举到了光里。

母亲，就是这样的人。

腊月初八，总会如期而至。可自从3年前的那一天起，腊八粥的香甜，便再也回不到我的记忆深处。那一天，辛劳了72个春秋的母亲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

母亲的一生，看似平凡，却从一开始便注定坎坷。她幼年丧母，尚未懂事，便失去了依靠。寄人篱下的岁月，让她过早地懂得察言观色，也让她对“亲情”二字，怀着近乎本能的渴望与珍惜。

正因为失去过，她才更懂得不愿再让任何人感到被忽视、被为难。那份善解人意，不是天生的温柔，而是岁月刻进骨子里的体谅。

也正因此，母亲的一生，总能敏锐地察觉到每个人的难处与窘迫。在处理事情时，她总能让所有人都觉得“被照顾到了”，唯独自己退让在后。她习惯性地吃亏、让步，却从不觉得委屈。仿佛只要身边的人都安稳了，她的人生，便有了意义。

她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女人，没有耀眼的身份，也不曾为自己争过半分风头。她的一生，写在灶台前、灯影下，写在为一家老小操劳的日子里。可正是这样的普通，让一个家庭稳稳当地走过岁月。

她勤劳、质朴，却不狭隘；她隐忍、克制，却始终明亮。对老人，她恪尽孝道；对亲友，她体恤周全；对晚辈，她倾尽温柔。她持家有道，懂分寸、知进退，是亲戚心中的好舅妈、好伯母，是邻里眼中的好邻居，是长辈认可的好儿媳，更是我心中无可替代的母亲。

母亲是一名普通工人，先后在商业系统、邮电系统工作了36年。她对工作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。每天十个小时，风雨无阻，从不因私事耽误公事。所到之处，总能得到领导的认可、同事的尊重。那些“优秀职工”“立功奖章”，是她为数不多的珍藏，却是她一生清白与担当的证明。

乡镇邮电所，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。昏黄的灯光，忙碌的柜台，她疲惫却专注的身影，构成了我对“责任”最早的理解。6岁那年，我开始学着做饭——最简单的面汤、热

馍。那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，直到成年后才知晓：那些看似“提前的安排”，其实是母亲在身体不适时，为子女所做的最坏打算。她不说爱，却把爱铺成了退路。

母亲的一生，总在为别人着想。多年后，总有人忽然对我说起一句话——

“嫂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当年我跟××去过你们家，你给我们做过荷包蛋……”

她早已淡忘的细节，却成了别人记了一辈子的温暖。这样的事情，不胜枚举。那不是刻意行善，而是一个从小缺爱的人，对“给予”的极度珍惜。

同学、亲戚长期住在家中，她从无怨言；她把有限的条件让给别人，把不便留给自己。

她的品格，也深深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。她常说：“公家的事，是天大的事；做人做事，要对得起良心。”

母亲的一生，平凡而伟大，平淡却激昂。她不言“仁”，却一生行“仁”；不谈“义”，却把“义”活成日常；不讲大道理，却用一生完成了传统文化最朴素、最动人的传承。